

南雷文定

冊三

讀書大要

卷一

南雷文定後集卷三

餘姚 黃宗羲 太沖撰

贈編修弁玉吳君墓誌銘

儒者之學經緯天地而後世乃以語錄爲究竟僅附答問一二條於伊洛門下便廁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治財賦者則目爲聚斂開閭扞邊者則目爲麤材讀書作文者則目爲玩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目爲俗吏徒以生民立極天地立心萬世開太平之闢論鈐束天下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蒙然張口如坐雲霧世道以是潦倒泥腐遂使尙論者以爲立功建業別是法門而非儒者之所與也余於吳君爲之三嘆君諱夢寅字弁玉其先有爲宣撫者隨宋南渡世居杭之皋亭後徙石門曾祖皋岡祖素菴嘉靖辛酉舉人父養素君生而穎悟絕人目覽萬言未嘗再讀與妹壻姚納揆同學指所選時文一省數十篇卽便背誦以多寡爲勝負姚亦強記不能不屈服也一日從吏求訟牒約千餘言吏鈐尾示之索錢而後相授君已誦之若流無煩覆視吏驚爲神應奉

之五行俱下襴衡之一覽便記不是過也讀書費華□家塾同會者十餘人其
 文半出君手所成信筆皆有可觀當是時唯臨川陳際泰盡日得制藝三十首
 士林以爲君似之然君以爲章句細微無關重輕所貴乎學者必爲當世所倚
 仗蟠根錯節取定俄頃語溪舉澄社郁起麟錢咸皆欲以君爲領袖君雖應之
 而未嘗以之標榜也縣令龔立本豪傑自置祁忠敏之按吳每事多咨之立本
 知君有當世才具深相降挹謂餘子春華吳君秋實耳兵革之際武人豪健更
 相駭藉邑人睚眦觸死閉門不保家室君舉幡入省落其牙距武人惶遽請成
 君據上坐談諧閒作弓刀摩挲之閒視若孤鼠江東衣冠道盡奸人造作飛條
 時時闌及縉紳鞠躬傲吏之下狼狽折扎之命君貼身揶揄定刪翦疑事而後此
 風始息草搖風動百毒齊起君所以破除之者蓋非一端有以急可乘爲言者
 君曰商賈之事此言何及於我乎君在語溪吏不得以售其奸欺往往恨之千
 里委命以情相歸君照其辛苦爲之擘畫於是君遊俠之名聞於郡國嗟乎其
 才本足以用世顧束之一鄉君又不甘自附於閉眉合眼之徒不得已溢而爲

此夫豈其志之所存乎是則可哀也已當宋之亡也慶元多故公相家入元爲里胥所躡躒片紙叱名立召庭下視君以布衣雄世不旣多乎君起自孤童□□□□的將來莫不以至情出之非徒一往之才也以子貴贈翰林院編修娶程氏繼陳氏俱贈太孺人生於萬曆丁未二月二十八日卒於康熙丁巳十月十三日年七十一子五人曰潛曰濤皆諸生先卒曰渭曰涵康熙壬戌進士第二人翰林院編修曰淳女五人其壻曰潘江曰蔣爾位諸生曰張煌曰顧朱崇禎癸未進士行人曰顏廣熙諸生孫九人枚樹師栻梅關杰祚垣正桀師樞蔚林孫女六人曾孫一人元德曾孫女一人余與錢咸爲友故得交君甲申八月君客吳令吳夢白所與余輩飲市肆議論激發疾呼如探湯而世無知之者甲辰余館語溪君不一見過固知鄙余爲行墨之儒而君亦側身閭巷耿耿不下者欲於其子發之今年丙寅涵從京師致幣作書千言丐余銘墓其書宛轉悽愴頗類曾子固與歐陽舍人書愧余非歐陽然而不敢不實也銘曰

天之生才元會閒氣大道旣蒙小儒成藝遂使庸人充滿斯世奔車覆舟茫茫

相繼豈無豪傑袖手旁睎惟此豪傑亦欲一試斲而小之鄉邑攸濟時耶命耶亦云其志誰傳龍可誰錄秦士後之君子憑弔雪涕

雪蓑閔君墓誌銘

余在海昌得交閔紫瀾閔氏湖州華族而紫瀾清苦自持無復膏粱餘習頗疑其特立獨出不繫於家門別之七八年紫瀾從京師銜痛函書以其父墓上之銘來請讀其行略而後知其學之有本也君諱聲字毅夫別號雪蓑原名中正其先有仕宋爲將仕郎者自汴南渡家湖州之烏程高祖珪少保刑部尙書謚莊懿曾祖聞贈應天府通判祖宜力贈南昌知縣父友曾太學生君卓犖不羣爲文芒彩透出紙外不屑嵬瑣之學婁東張溥合四方之士爲復社部分名輩總覽時才而君持湖州之管鑰同郡潘曾紘督學中州以君自輔涇渭藝文去風卽雅固始固儒肆也君以其文闡茸與解額者當只熊奮渭一人耳劉侗殿於楚試行卷來謁君謂曾紘曰此奇才也公可資之入太學熊劉二人卒諧君言其鑒別如此乙酉之亂羣盜滿山勢如燎原而不敢過君之門鄉人求君紓

難盜聞之曰昔黃巾不犯孫期里陌我獨不然乎遂去而他之金石變聲隱閉
不關人事以遺民自置監司慕而請見辭阻再三乃以幅巾詣謁言談每至薰
夕使君憫其固窮無從發言退而歎曰琨玉秋霜不意菰蘆中乃有斯人未幾
而詩禍作君好苦吟與吳敬夫批選唐詩名嶺雲集初南潯莊胤城集吳中人
士私纂明史愚儒暗昧禍至九裂奸人因而放手索賂別生事端敬夫與聞莊
事其選詩讎較姓氏有徽人范希會者富室也奸人遂居爲奇貨以逆案脅之
而君與吳宗潛牽連下獄司李廖應召惟恐禍之及己也欲并殺之以自解君
在獄一載朱墨伊優與宗潛猶日爲詩自娛已而獄解古人言詩必窮而後工
夫所謂窮者失祿不仕憔悴江湖之上耳亦何至交臂歷指與囚徒爲伍其窮
者轉而爲禍乎故人之好詩或至有好窮顧未有好禍者也然窮者未必能傳
而禍者未有不傳劉夢得之詠桃李長源之咏柳蘇子瞻之烏臺詩案王蘆溪
劉後邨孫花翁諸人之禍落落古今相望反以此得名君卽未必好名而園中
之好詩不減無乃近於好名乎康熙庚申三月十七日病將革其女問之胸中

尙明乎張目微笑曰方寸豈可使亂瞑坐須臾又張目環視室中盡豁戶牖仰
視霄漢而卒距生萬曆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年八十所著有泌菴小言無□□
□□□□□若干卷藏□□娶徐氏適蔣氏子□□□□□舉人曰夢□
曰夢愷曰夢雍□□□□□□□□□□曰絃曰□來曰崑來銘曰
莊懿之爲司寇活人無限君之不死於獄底其亦天之所眷哉

時裡謝君墓誌銘

余讀杜伯原谷音所記二十九人豈寄歷落或上書或浮海或仗劍沈淵寰宇
雖大此身一日不能自容於其閒以常情測之非有阡陌是何怪奇之如是乎
不知乾坤之正氣賦而爲剛不可屈撓當夫流極之運無所發越則號呼嗷拏
穿透四溢必伸之而後止顧世之人以廬舍血肉銷之以習聞熟見覆之始指
此等之爲怪民不亦冤乎吾於時裡謝君而竊有慨也君諱泰臻時裡其字也
謝氏系出平江建炎二年字以邑令家於定海曾祖維甯祖大倫皆贈參政父
渭四川按察使妣張氏封淑人君結髮學問精銳鋒起足不離戶闕者載離寒

暑窗外聞人聲輒以絮塞兩耳不輕費一卷頃爲洗沐地也君知天下將亂又少從按察與平水藺於是揣摩兵法時挾弓矢出東郊與材官騶發馳逐角勝負不屑屑於場屋荒速之文乙酉之亂東平潰師航海破關搜牢各邑所過毀突君得其要領結納偏裨以安比落浙河不守翻城放劫居人潰徙離處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而君門宗三百餘口盡脫虎狼木主無恙其倉卒應變如此嘗著書一卷祕不示人曰持此以遇聖

哭解中服焚於庭沈舟之痛時切於懷援壁上琴彈

之格格不能成聲推之而起曰人琴俱亡矣一日不知所往留書几上曰兒曹無庸覓我以從我志家人跡之於天童山跌坐灌莽中已翦髮爲頭陀從此蹤跡不定或雪夜赤脚走數十里偃臥冰上或囊其所著書掛於項登深崖絕巘發而讀之聲琅琅應山谷採鳥喙生啖之如是者四五年惟恐此形容之關於天壤也順治庚寅八月初六日蹈海而死年四十九君之行事頗類谷音中所載皇甫東生東生性豪蕩乘小舟掛布帆載琴樽書籍釣具往來江湖至元丙

子發憤痛哭蹈海東生亦四明人山川之靈氣豈亦有常耶今夫朋友離別黯然銷魂顧君亡國破世祿之家悽楚蘊結不可爲懷遂絕矍相之跡人之常情也而情之至者一往而深首陽之餓已肇其端蹈東海而死古人有其言未必有其事不妨實其事於千載之下非常情之可得而限也娶薛氏禮部尙書文介公三省女德譽無閒言敕封孺人君贈監察御史子曰燕昌曰胤昌皆諸生曰兆昌由庶吉士改御史壻曰朱獻臣曰范兆芝曰王啓芝皆諸生孫曰緒彥□□□□進士曰緒章諸生曰緒益君卒後之□年家人倣式微宋王之禮斂其衣冠殯而葬焉又三十年兆昌介吾友陳介眉來謁銘余不能辭銘曰父老言君偶夜出見二巫鬼於道叱之而滅郭外墟墓閒燐火熒熒人夜行輒聞有呼其名者君戲與友約獨往熟睡至曉寂如也嗚呼忠孝之人鬼且避之矣

封庶常桓墅陳府君墓誌銘

弘治閒李何一變古文海內文章家若趨王會不敢移宮變徵陳後岡先生起

海島與荆川遵巖折其角李何文集幾於遏而不行於藝苑功亦偉矣然家世清苦嘗言僕故農家也世乏烟迹門榭中薄困鮮擔石之畜畎無一牛之蹊晨不殖作暮廢炊泔數傳以後猶守其家法謹身節用膏粱氣習不屏自遠后岡兄弟三人長后峯樸中書舍人次后湖東諸生而后岡其季也后湖生懷懷生洪憲洪憲生府君三世一身伶仃文弱不與俗人較高下兢兢以儒術廉恥高門戶而已府君諱文奐字伯美別號桓墅出就外傳多從名師友遊將應科場學習時文銳甚無何失父柴水交侵黯然自念吾祖後岡以來書澤中衰吾父欲振起之而不能今余又不得竟其學其命也夫於是絲粟程度上事母邱孺人毋使其戚於窶下課子弟毋使其荒於學先是居燬於火府君憊心罷精磨以歲月儼然堂構歌哭有所已而其子錫嘏學成里中以爲大師府君始稍遂里社節臘之歡逮錫嘏舉進士官翰林府君謂曰吾后岡之爲太史於今一百四十八年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汝其勉之無使聲名之遜於祖也又三年而孫汝咸戊午舉人遂與計偕就養京師瞻眺宮闕徘徊玉堂覽鳳城之景物

接元老之琴樽屬 天子好文海內能文之士輻湊闕下會府君七旬大誕雅

篇豔什投贈充牣而 天章下賁亦當其時錫嘏請假送親鄉里榮之謂府君

一生勞薪庶幾可以願息而府君孤苦風雨習之既久不能自逸時念累世之

艱難不敢以暇豫忘之故多憂而少歡他人卽解之不能釋府君胸懷洞達是

是非非面折無隱其議論如嚴霜之殺百草也人諒其無他亦未始怨之生於

萬曆庚戌八月八日卒於康熙丙寅八月二十九日封翰林院庶吉士配方氏

先府君卒 敕贈太孺人子三人錫嘏丙辰進士翰林院編修錫圭錫卣郡學

生女二人長適邱鼎盛先亡次適學生張九林孫六人汝咸戊午舉人汝登諸

生汝訓汝誥汝禮汝詩孫女一人曾孫一人曾孫女一人府君之生與余同支

千古人之原命王魯齋言以日計時得命十有二次其六十之十二得命七百

二十計之以月又六十其七百二十得命四萬三千二百又概以歲六十其月

則得命二百五十有九萬二千矣夫以古今之遠四海之廣人生林林總總過

者化來者續乃俱囿於二百五十有九萬二千命之中何其術之窮也宋景濂

言天下之廣兆民之衆一日之內未必止生一十二人同時生者不少何吉凶之不同耶故趙普與軍校蔡京與鄭粉兒高叔嗣與陳友諒皆同命童軒談命辯言高穀李昂甲子同物單昂王稽甲子亦同物而顯晦不同壽夭懸絕以余所見鄉曲往往有之則支干之不足言命也審矣顧大賢如張橫渠真西山文文山特喜談星曆之學以推驗事變豈其見不及此善言天者徵之人事善言人者原之天命夫與人同卽爲合德知過再犯卽爲轉趾聞言不信卽爲孤神財不儉用卽爲耗宿此以人合天者也日月之交食星辰之凌犯丙丁之鑒陽九六百之厄君子以恐懼修省此以天合人者也天不能以一定之數制人事之萬變星翁末學掃除其萬變者而拘攣於墮地之俄頃若學者見其不信并俄頃而去之則天以空券枉矢如周赧曹髦之在上耳毋謂俄頃固天之八柄也卽府君之於余其苦身持力相去不遠余不能泥水自蔽而府君聲光移之令子又何煩較餘事之長短乎將葬錫嘏書來屬誌曰府君每見先生之文輒曰當今作者如林誰能過之余愧其言不敢辭而爲銘曰

歲月澆季日中見沫古道照人遺此宿艾如何不弔松沈柏碎留其不盡源深流沛

山西右參政籲之邱公墓碑

公諱俊孫字德俊號籲之氏邱世爲淮之山陽人祖某父某公自幼穎異日誦數千言耳目所接一過不復忘爲文肆筆而成時輩少及登崇禎癸未進士第授戶部主事督四鎮餉務旋撫六合王師下江南六合羊璧之愆將屠之公不得已爲其民請命單騎入城導父老以壺漿全生靈十萬餘戶遂奉命權稅泮墅司冊後湖入爲刑部郎中仁風篤烈平反大獄數十條大吏之喜怒不能動搖司寇黨公賢之出守漢陽當兵革之後公私交困又西南用兵累歲不解其屯戍往來者所過毀突蒼生疲耗公噓枯吹生垢辱之民復得明目裁量軍需無倉卒匡勦之患晨起坐堂皇庶民直入奏事不設遮攔曉指枉直無不滿志而去鄉無豕食之隸老吏摘紙尾而已深文碎教無所事事置稽刑部罪人所笞之數必謹書之月朔告於神明有疑獄十年不決者公一夕而平人以爲

神公以其事關帷簿引燭燒其成案妖僧自稱勅使煽動江漢閱乘傳謁公公
卽於坐上收之發其僞而伏誅廚傳涼薄去來嘗悒悒不快然公之自奉甚瘠
無以難也有大吏按事晴川閣焚香索爐公無以應之曰太守埋沒簿書豈能
循韋蘇州故事乎已索藤牀公引吏視其所臥乃白板也蓋清苦如此境內自
禹稷廟外其淫祠盡毀楚人尙鬼之俗至是稍革政成陞山西右參政分守冀
寧道公固不能與世俯仰至是慨然曰吾盡瘁漢陽幸免危敗胡可不自止乎
遂自劾而歸余觀從來循吏皆於尋常無事時故易於成名郭晞屯邠州軍士
擾民非段秀實則白孝德不能制矣觀公所處之地而能盡其所長較之於古
不尤難乎今之讀書史見古來兇暴之輩箠撻肆情亦無不恨之者而一履郡
邑催科之日撈掠必盈數千漠不相關同此父母懷中積累之膚髮而使之荆
革化爲飲食流血化爲行潦哀號化爲音樂非無情之木石則稟性之虎狼耳
公稽刑簿之設一荆一竹身分其痛仁人之利要當爲天下後世法也公生萬
曆丙午八月二日卒康熙丙寅十月六日享年八十一配張氏封太淑人副室

管氏子八人象觀海州學生象恆庠生皆蚤卒象升翰林院侍講象隨翰林院檢討象益庠生象良訓導同升如升皆鴻臚寺序班女十一人貢生王家植貢生劉芳譽翰林院侍讀喬萊布政司理問尙玉弼官生王裕德太學生杜象昭增廣生喬蓋庠生潘閼□□生陳模太學生沈海庠生楊斐舊其壻也孫八人達過邁迥良臣穀旭百祿孫女十人曾孫二人曾孫女二人將葬象升爲行狀介余門人顧謨屬銘其神道銘曰

天殷頑然民爲心一心萬意相崎嶇遂使天道不好生血肉崩潰井竈沈唯公全活十萬人猶恐絲髮成呻吟春爲祥風秋慶雲漢水湯湯無古今

陳乾初先生墓誌銘

先師蕺山曰予一生讀書不無種種疑團至此終不釋然不覺信手拈出大抵於儒先註疏無不一一牴牾者誠自知獲戾斯文亦姑存此疑團以俟後之君子倘千載而下有諒予心者乎不肖義蒙先師收之孤苦之中而未之有得環視劉門知其學者亦絕少徒以牽挽於口耳積習淺識所錮血心充塞大抵然

矣近讀陳乾初所著於先師之學十得之二三恨交臂而失之也其言性曰性善之說本於孔子得孟子而益明孔孟之心迄諸儒而轉晦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之一言是孟子道性善本旨蓋人性無不善於擴充盡才後見之也如五穀之性不藝植不耘耔何以知其種之美耶故諄諄教人存心求放心充無欲害人之心無穿窬之心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不一言而足學者果若此其盡心則性善復何疑哉易繼善成性皆體道之全功正對仁智之偏而言道不離陰陽智不能離仁仁不能離智中焉而已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卽須臾不離戒懼慎獨之事成之卽中和位育之能在孟子則居仁由義有事勿忘者繼之之功反身而誠萬物咸備者成之之候繼之者繼此一陰一陽之道則剛柔不偏而粹然至善矣成之者成此繼之之功向非成之則無以見天付之全而所性或幾乎滅矣故曰成之謂性從來解者昧此至所謂繼善成性則幾求之父母未生之前幾何不胥天下而禪乎故性一也孟子實言之而諸家皆虛言之言其實則本天而責人言其虛則離人而尊天離